茅亭客話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茅亭客話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黎海陽

道士黎海陽，其父偽蜀時為軍職。天兵伐蜀，海陽隨父戍劍門，蜀軍潰散，子父遂還於川城東門外丁村古蒙。忽聞蒙內有非常香氣。一日因晴明微隙中見少骸骨朽腐至甚。旁有一蔂黃粉，因撥開乃見三小塊雄黃。海陽父頗好燒煉，素知蒙內雄黃可用，遂以衣襟裹之。至中夜忽聞人語。父子問之曰：「語者鬼耶？」答云：「某非鬼。某宋人也。家世食祿，而某不樂名宦，退身學道於楚丘。有別墅稍遠囂塵。凡五金八石難得者必能致之。或方法之士欲合煉試驗者必資其藥品，給以爐鼎，使成之。時德宗疑韋中令在蜀與蠻人連結，遂令某為道士入川見中令，伺其動靜居止。皇觀三年，又遣僧行勤入蜀伺察中令。初以談議苦空，後說燒煉點化之事。中令歷試，一一皆驗。凡三年，中令甚誠敬之。或一日說還丹延駐之法，中令愈加景奉。後煉丹既成，中令齋戒餌之。初覺神氣清爽，嗜好倍常。僧遂辭去。至貞元二十年暮春，藥毒發而薨。某為與行勤往還遂罹其禍而及此遭樵夫牧豎蹂踐遺骸，潛壞朽骨，憤憤不已。」海陽父曰：「君去世已遠，何不還生人中，而久處冥寞？」應曰：「某曾遇一高士以陰景煉形之道傳我。遂於我楚丘別墅，深山濬谷中選得一嵌室，囑我『祗持六年，慎莫令諸物所犯，歲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。』其人初則支體　敗，唯藏腑不變。某遂依其教諭，乃閉護之。至期開視，則身全矣。端坐於嵌室之內，髮垂而黑，髭直而粗，顏貌光澤，愈於初日。某具湯沐新衣迎之。

云能如是三迴乃度世畢矣。某傳得此道，今形已不全。某今卻自無形而煉成有形爾。則上天入地，千變萬化，無不可也。某之形雖未圓，且飛行自在，出幽入明，軒冕之貴，不樂於吾。吾已離人世勞苦，豈復降志於其間？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」海陽父曰：「敢問其衣襟中藥是何等藥？」對曰：「某常從道士入山煉丹，修葺爐鼎，爨薪鼓韝，靡不勤力。每歎光景短促，筋骸衰老，所聞者上藥有九轉還丹，不離乎神水華池；其次有雲母雄黃，服之雖不乘雲駕鳳，役使鬼神，亦可祛除百病，補益壽年。某得煉雄黃之法。自二十歲服至四十歲獲其藥力。苟再以火養就以水吞，可冀道於仿佛。」海陽父告之曰：「餌藥之法則聞之矣。煉形之道少得聞乎？」言未畢值天曉人行，恐有人搜捕，不及盡聽，因別卜逃竄之所自，後不復至此。海陽父乾德中卒。海陽遂依其教，服煉雄黃。衣道士衣，尋師訪道二十餘年，不食，唯飲酒。衣服肌膚常有雄黃香氣。淳化中，在益州錦江橋下貨丹，筋骨輕健。甲午歲，外寇入城，海陽不出，端坐繩床，為賊所殺。惜哉！

白蝦蟆

僞蜀將季，延秋門內嚴真觀前蠶市有村夫鬻一白蝦蟆。其質甚大，兩目如丹，聚視者皆云肉芝也。有醫工王姓失其名，以一緡市之。歸所止，慮其走匿，因以一大臼合於地。至暝，石臼透明如燭籠。王駭愕遂齋沐，選日負鐺挈蟾辭家往青城山杳絕音耗。洎明年，聖朝伐蜀，竟不知王之存亡也。

鮮于耆宿

學射山舊名石斛山。昔張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昇。今山上有至真觀，即其遺跡也。每歲至是日，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詣仙觀，祈乞田蠶。時當春煦，花木甚盛，州主與郡寮將妓樂出城。至其地，車馬人物闐噎。有耆宿鮮于熙者與朋友數人於萬歲池縱飲，因掬池水，見岸傍草中有一小白蝦蟆，遂取之即席。有姓劉失其名堅請看之。鮮于固執不與，遂齧鮮于手，取將吞之。鮮于戲之曰：「閣下因吞此白蟾苟成得道也秖成強盜爾。」吞訖懮惶飲水云：「蝦蟆在某心胸間無所出處，昏悶。」至家旬餘，醫治方愈。休復曾覽《抱朴子內篇》云：肉芝者謂萬歲蟾蜍也。頭上有角，目赤。頷下有丹紋，體重而跳捷。以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，以左足畫地成泉。帶之辟兵，若敵人射已，弓弩皆反自傷焉。」今人以白蝦蟆為肉芝生吞熟啖者愚之甚也。設使白蝦蟆是肉芝，市井之民但知錐刀之利，嗜欲無厭，藏腑滓穢，苟致其是中則滓穢之氣與靈物相攻，水火交戰，寧有全人乎？太平興國末，休復與處士胡本立、進士史載、許僧隱辯往雙流縣保國觀看古柏樹，道逢

友人袁德隆，從者於擔懸一蝦蟆，大如扇許，人皆駭視之。後月餘，再見袁，因問向者蝦蟆所在。袁曰：「是荷擔者獲於田隧中，將歸殺而食之，其夜無疾大叫數聲而卒。」

食蝦蟆野菌

頃有一士人好食鱔魚及鱉與蝦蟆，嘗云此三物不可殺，大者有毒殺人，蝦蟆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臍下憋疼。有至死者，宜以生豉一大合投新汲水半碗中浸，令豉水濃，頓服之即差。淳化中有民支氏於昭覺寺設齋。寺僧市野蕈，有黑而斑者，或黃白而赤者，為齋食眾僧。食訖悉皆吐瀉，亦有死者。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：「但掘地作坑，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，名曰地漿。每服一小盞，不過再三其毒即解。」當時甚救得人。夫蕈菌之物皆是艸木變化。生樹者曰蕈，生於地者曰菌，皆濕氣鬱蒸而生，又有生於腐骸毒蛇之上者，大而光明。人誤以為靈芝，食而速死，故書之，警其誤矣。

虹

淳化壬辰歲夏六月虹見，時餉大雨。愚友人李顥元云：「虹者陰陽之精也。虹雄也，雌也，有青赤之色嘗依陰雲，而晝是大陰，亦不見日落。西虹乃東見，見必有雙。鮮者雄色，淡者雌也。入人家飲水，或福或凶。」有陳季和者云：「昔韋中令鎮蜀之日與賓客宴於西亭。或暴風雨作，俄有虹自空而下，直入於亭。垂首於筵中，吸其食饌且盡焉。其虹首似驢，身若晴霞狀。公懼且惡之曰：『虹者，陰陽不和之氣，妖沴之兆也。』遂罷宴。座中一客曰：『公何憂乎？真祥兆也。夫虹者天使也。降於邪則為戾，降於正則為祥。理則昭然，公正人也。是宜為祥，敢為先賀。』旬餘就拜中書令。孟氏初，徐光溥宅虹入井飲水，其母曰：『王蜀時有虹入吾家井中，王先主取某家女為妃。今又入吾家，必有女為妃後，男為將相。此先兆矣。』未浹旬，選其女入宮，後從蜀主歸闕，即惠妃也。」休復母氏常說，眉州眉山縣桂枝鄉程氏，某之祖裔焉。伯父在偽蜀韓保貞幕任本州眉山縣令，丁母憂，歸村野服。將闋，時當夏杪，天或陰翳，見家庭皆如晚霞晃耀，紅碧靄然。時餉，開霽，甕釜之中、井泉之內水皆涸盡。時餉，大雨霈霈而已。未幾，韓侍中授秦州節制，伯父署節度推官將。知虹者多為祥矣。

避雷

至道丙申歲夏五月，俳優人羅袂長有親戚居南郭井口莊。袂長晨往訪之，時有莊民網獲數魚。袂長取三頭貫於傘中。將歸至中路，天色晦冥，迅雷急雨，林木皆傾，火光燭地。

袂長恐魚是龍也，棄之田畝中，雷電益甚，驚懼投村舍避之，振慄不能自止。俟其霽方歸。來日遲明，村人將傘與魚云：「夜來莊主差某相尋，恐為雷雨所驚。見雷霹傘幹取乖龍將去。魚與傘遭雷火所燎，拾得今將歸焉。」端拱戊子歲夏六月暴風雨，雷震聖興寺羅漢院，門屋柱折，有三僧仆於地，身如燔灼之狀。世傳乖龍者苦於行雨而多方竄匿。藏人身中，或在古木楹柱之內及樓閣鴟甍中，須為雷神捕之。若在曠野無處逃避，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，往往為此物所累遭雷震死。俳優為逃而獲免，茲僧不避而震殺。語曰：迅雷風烈必變。易曰：洊雷震，君子以恐懼修省。言君子常自戰戰兢兢，不敢懈惰，見天之怒，畏雷之威，恐罰及已也。詩云：敬天之怒，不敢戲豫。敬天之渝，不敢馳驅。其是之謂乎？

雨雹

大中祥符癸丑歲，龐永賢者寓居廣都縣。夏四月日將暮，忽烈風迅雷發屋拔樹，雨雹繼之，達曉方息。詰朝詢諸行人，云：「雹自縣東山橫布數十里，西南沿江而下，則更不知其遠邇也。雨雹過處，籬牆屋宇林木大者皆為雹擊雷拔之，牛馬犬豕皆驚仆地，鳥鵲小禽中者俱斃。時麥方實，無有子遺。」有一村人云：「某家是夜數雹穿屋而落，大如斗，盆甕鍋釜皆為擊破。其雹所至之處，樹木屋瓦十不存二三焉。」夫雹者，雨冰也。皆陰陽相脅而成。左傳曰：凡雹，冬之愆陽，夏之伏陰，聖人在上無雹，雖有不為災。此蓋下民當豐稔收成即便務奢侈，以至於服玩衣裝，車馬屋宇違越制度；撒棄五穀，曾無愛惜，上天垂誡以懲之爾。

雉龍

郭嶼者忘其名，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嶼。本成都豪族，不事生業，唯好畜鷹鷂。常慕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為伍焉。雍熙中，將鷹犬獵於學射山。鷹一雄雉，救之得活，其雉每足有二距，徒侶皆異之。以巾包而負之。覺其漸煖，行一里間，如火。彷徨間，俄而陰晦，乃風雷震雹，林木擺簸，不知所歸，遂棄雉於澗下，奔及至真觀避之。時雨如注，中宵方霽，不勝其驚。因爾時有范處士者聞其說，即云：「雉者龍也。龍為五蟲之長，無定形，寄居十二位，為雞豬牛馬之屬。斯龍為雉服也。自貽其患，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爾。」

李老

袁氏不記名，人皆目為袁野人，嘗居廣都縣莊。時盛暑，有一老人衣白詣袁莊求見袁。及席謂袁曰：「某李氏，家於此縣之南，特來有託於君子，願君憫宥，當有厚酬。」袁亦不甚諾之，但寬勉而已。且留食水飯咸豉而退。後三日因暴雨溪漲，莊民舉網獲一鯉魚，可三尺許，鱗鬣如金，撥剌不已。袁呼童就機割之，腹有飯及2.豉少許。袁因悟李老者魚也。且曰：「李老雖靈，固難逃吾之一醉爾。」或云蟲莫智於龍，彼魚神龍也。若斯變化，安有難而難逃哉？如是則智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耶？吁！難困厄，凡、聖與龍、蝡蠕皆一時免與不免，何得異哉？

慈母池

慈母池亦云滋茂池，去永康軍入山七八十里，池水澄明，莫測深淺。每至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泛其上，或墜片葉纖芥必有飛禽銜去之。每晴明水面有五色彩如舒錦焉。或以木石投之，即起黑氣，雷電雨雹立至。或歲旱祭禱，無不尋應。休復曾見道門《訪龍經》：水有五色及沙在石上者，皆是龍居之處也。

龍女堂

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。即開元二十八年，長史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，夢一女曰：「我此城龍也。今棄番陬來歸唐化。」後問諸巫，其言不異。尋表，為立祠，錫號會昌祠，在少城舊跡，近揚雄故宅。每旱潦祈禱無不尋應。乾符中，燕國公高駢築羅城，收龍祠在城內。工徒設板至此，驟有風雨，朝成夕敗。以聞於高公，公亦夢龍女曰：「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。今築城，請將某祠置於門外，所冀便於往來。」公夢中許之。及覺，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，風雨乃止，城不復壞焉。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禱祈感應，封睿聖夫人。天禧己未歲，自九月不雨。至庚申歲二月，寺觀諸廟祈禱，寂無影響。知州諫大夫趙公稹躬詣其祠冥禱。未至郡，甘澤大澍。達旦，屬邑皆告足。是歲豐登，民無劄瘥，遂奏章新其祠宇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